

林慶彰／主編
第四輯

經濟學研究論叢

孟子經濟學

司

公

書

圖

環

聖

《本論叢》以最平實的態度來研究傳統經學。本輯收研究《周易》、《詩經》、《尚書》、《春秋》、《四書》等經之論文九篇；「姚際恆專輯（下）」論文八篇；另有日本儒學、經學人物、專題書目、序跋選錄、學術會議、出版資訊等論文和報導。是了解當代經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用書。

ISBN 957-781-055-1



9 789577 810557

經學研究論叢

第四輯

林慶彰 主編

聖環文庫

經學研究論叢
第四輯

林慶彰 主編

發行人：徐芹庭

總編輯：徐耀環

註冊地址：桃園縣中壢市正光街 137 巷 2 弄 34 號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11 巷 2 弄 6 號 1 樓

電話：(03)4926415 傳真：(03)4910717

(02)8331950 (02)8352105

登記證：業字 163 號 郵撥帳號：17209793 徐耀環

發行所：聖環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製所：普賢王印刷廠

著作財產權人：鄭偉宏

總經銷：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 2 弄 5 號 5 樓

電話：(02)218-7307 傳真：(02)218-7021

購書劃撥帳號：05786905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一版一刷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聖裁宇宙知興廢 環顧古今識盛衰

ISBN：957-781-055-1 定價：(平)450 元

編者序

本刊第三輯出版後，即開始籌備本輯的出版事宜，但原先答應為「姚際恆專輯(下)」撰稿的學者，經再三懇請，才陸續於今年(1996)初陸續交稿。為使這一專輯的資料更為完整，除筆者編輯的《姚際恆研究年表》、《姚際恆研究文獻目錄》外；又因去年(1995)十一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陳祖武先生來高雄參加中山大學舉辦「第四屆清代學術研討會」時，攜來大陸學者王尹珍、張維明所作〈姚際恆《禮記通論》校點說明〉一文，請祖武先生代詢是否有出版校點本《禮記通論》的可能性。筆者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已出版姚際恆《禮記通論輯本》，恐有困難。但王、張兩先生校點之辛勞，仍應肯定，遂決定將該文收入本輯中。今年(1996)年初，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顧頡剛先生高足王熙華先生來函，始知王、張兩先生校點之《禮記通論》完成於1984年，十年間未能洽得適當出版社出版。筆者於1990年籌畫出版《姚際恆著作集》時，並不知王、張兩先生已有成稿，否則就不必大費周章重新輯點。這也是兩岸阻隔所造成的一次學術禍害。對此種學術人力的浪費深感無奈。

另去年陳祖武先生也告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發現顧頡剛先生在1932年託人抄寫，在抗戰結束後卻久尋不著的《儀禮通論》，赫然典藏於經部書架中。此為研究姚際恆之一大好事，遂邀請祖武先生撰文報導此事。此即為〈姚際恆《儀禮通論》未佚〉一文。以上諸文，再加上原先邀請詹海雲、蔣秋華、張曉生、蔡長林等先生之四篇大作，合計八篇即構成此一專輯。

國外研究經學的成果如何，國人一直未予應有的注意，自筆者主編《日本研究經學論著目錄》(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3年10月)出版以來，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逐漸受到注意。歐美方面的研究成果，則有待進一步的關心。去年(1995)八月，筆者在北戴河參加「第二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時，懇請北京圖書館研究員王麗娜女士，將其在大會發表論文之大綱，撰成專文，由本《論叢》刊載，此即《西方詩經學的形成與發展》一文。這是

本刊發表有關歐美研究經學的第一篇論文。但願能引起更多的迴響。

以上除說明本輯「姚際恆專輯(下)」的組成經過，和本《論叢》對國外研究經學的重視外，也要感謝國內中文界學者李振興、詹海雲、蔣秋華等教授，青年學者和研究生車行健、許華峰、汪嘉玲、蔡長林、張曉生、張文朝、張穩嶺、張惠淑等人，及大陸學者湯志鈞、陳祖武、姜廣輝、王麗娜、傅麗英、趙剛等先生之賜稿。另外，撰寫「出版資訊」的馮曉庭、許維萍、黃智明、黃智信四位學弟，義務完成近三十本新書之提要，精神感人。茲一併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民國八十五年四月林慶彰誌於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經學研究論叢

第四輯

目次

編者序·····	林慶彰	1
【周易研究】		
紀昀《易》學觀初探·····	車行健	1
【尚書研究】		
《尚書譜》、《尚書考異》成書先後的問題·····	許華峰	31
閻若璩「虞廷十六字」辨僞之思想史背景		
及相關問題的再考察——與余英時先生商榷·····	趙剛	45
有關《尚書學述》的一些問題·····	李振興	65
【詩經研究】		
明代《詩經》學五種提要·····	林慶彰	71
鍾惺的《詩經》研究論·····	傅麗英	83
西方《詩經》學的形成與發展·····	王麗娜	91
【春秋研究】		
孫郃及其《春秋無賢臣論》·····	汪嘉玲	103
【四書研究】		
朱熹之《四書》學及其與道統論的關係·····	蔡方鹿	119
【姚際恆專輯下】		
論姚際恆的學術風格·····	蔡長林	133
論姚際恆《春秋通論》中的「取義」與「書法」·····	張曉生	151

姚際恆《儀禮通論》未佚·····	張祖武	177
姚際恆《禮記通論》校點說明·····	王尹珍、張維明	181
姚際恆的《大學》解·····	詹海雲	187
從《好古堂書目》看姚際恆的《詩經》研究·····	蔣秋華	223
姚際恆研究年表·····	林慶彰	243
姚際恆研究文獻目錄·····	林慶彰	257

【日本儒學研究】

日本儒學史（四）·····	張文朝	271
---------------	-----	-----

【經學人物】

賴炎元教授生平事略及著作目錄·····	張穩蘋	293
---------------------	-----	-----

【專題書目】

魏源研究論著目錄·····	張惠淑	299
---------------	-----	-----

【序跋選錄】

《陽明學案》序·····	姜廣輝	335
--------------	-----	-----

【學術會議】

兩岸《周易》學術研討會·····	編輯部	339
第二屆詩經國際研討會·····	蔣秋華	341
明代經學國際研討會·····	編輯部	349

【出版資訊】

新刊四書五經（張寅春等點校）·····	黃智明	351
經學簡史（何耿鏞）·····	編輯部	351
經學史論集（湯志鈞）·····	馮曉庭	352
西漢經學與政治（湯志鈞等著）·····	編輯部	353
白虎通疏證（吳則虞點校）·····	馮曉庭	354

清代考據學の思想史的研究（濱口富士雄）	編輯部	355
易學書目（山東省圖書館）	編輯部	356
周易通讀（張吉良）	馮曉庭	357
周易知識通覽（朱伯崑主編）	馮曉庭	357
白話帛書周易（鄧球柏）	許維萍	358
象數易學發展史 第一卷（林忠軍）	許維萍	359
宋元明易學史（高懷民）	許維萍	361
宋象數易學研究（劉翰平）	許維萍	362
周易說略（張爾岐）	馮曉庭	363
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朱伯崑主編）	許維萍	364
尚書文字合編（顧頡剛、顧廷龍主編）	湯志鈞	365
四家詩旨會歸（王禮卿）	編輯部	366
詩經正詁（余培林）	黃智信	366
詩經中的情歌（段楚英）	黃智明	367
商頌研究、思無邪齋詩經論稿（張松如、夏傳才）	黃智明	368
詩經的文化闡釋（葉舒憲）	黃智信	369
詩經民俗文化論（周蒙）	黃智明	370
儀禮譯注（楊天宇）	黃智信	371
春秋三傳綜合研究（浦衛忠）	張廣慶	373
公羊學引論（蔣慶）	張廣慶	373
孟子學術思想評論（譚宇權）	編輯部	374
孟子思想的哲學探討（李明輝主編）	黃智信	375
中庸哲學研究（譚宇權）	編輯部	376
葉適評傳（張義德）	編輯部	377
魏了翁評傳（蔡方鹿）	編輯部	378
戴震評傳（李開）	編輯部	379
阮元傳（王章濤）	編輯部	379
廖平評傳（黃開國）	田玉	380

作者簡介·····	編輯部	383
附錄一：本刊稿約·····	編輯部	389
附錄二：本刊撰稿格式·····	編輯部	390
附錄三：本刊1～3輯目次·····	編輯部	392

紀昀《易》學觀初探

車 行 健

一、紀昀與《四庫全書總目》的關係

紀昀(1724 ~ 1805)是清代著名的學者、文人，除了詩文的造詣之外，在學術上的表現也是有目共睹。他最爲人所稱道的事蹟就是於乾隆年間負責總纂《四庫全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在評騭傳統學術中，他對《易》學的識見無疑是特別引人注目的。事實上，紀昀也的確對《易》學深有心得，江藩在《漢學師承記·卷六》中就讚美他：「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大闢圖書之謬。」證諸《總目》以及紀氏其他著作，益可知江藩的觀察不誤。不過在研究紀昀的《易》學思想中卻一直有個障礙橫阻在中間，即紀昀與《總目》的關係如何？如果該書不出於紀昀之手，則自然不能以之做爲研究紀昀《易》學的材料。因此，在探討這個課題之前，有必要將這個問題先弄清楚。

紀昀與《總目》的關係的確是極具爭議性的話題，不少人質疑：這樣一部體大思精、包羅宏富的鉅著似乎不可能出於一人之手，把《總目》作者的榮銜歸給紀昀一人，不但紀氏本人受之有愧，而且也對其他曾參與編纂提要的學者們不公平。清末名士李慈銘是持這類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說道：

《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倉，皆各集所長。……今言《四庫》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實疏，集部尤非當家。（《越縕堂讀書記》同治丙寅四月二十八日記）

李慈銘此說具有極大的說服力，不但徹底否定了紀昀之於《總目》的著作權，而且也對他本人的學術成就感到懷疑，言下之意，頗有認為紀氏是藉著位高望重方擅《總目》作者之名，非憑己之真才實學所獲致。

儘管李慈銘言之鑿鑿，於《總目》各部分的編纂者，尤指證歷歷，但近代學者對這個說法卻並不十分信服。例如研究《四庫全書》的大家郭伯恭氏根據包括紀氏本人在內的當時人之相關言論記載，以及關於《四庫全書》及《總目》的種種第一手資料，從而做出與李慈銘大相逕庭的結論。郭伯恭所舉以為證的資料有：見於紀昀文集，為其所自述者，如：

余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始勒為《總目》二百卷，進呈乙覽。（《紀曉嵐文集·卷八·詩序補議序》，頁156。）
（註一）

又如：

余校錄《四庫全書》，子部凡分十四家。（〈濟眾新編序〉，同上，頁179。）

又：

余向纂《四庫全書》，作〈經部·詩類·小序〉。（〈周易義象合纂序〉，同上，頁154。）

郭氏也注意到紀昀在其所著的筆記小說《閱微草堂筆記》中，於談狐說鬼之餘，偶而也漫不經意地言及作《總目》之事。（卷十八，《姑妄聽之·四》，頁四七九。）而就紀昀同時人的言論資料為郭氏所舉證者，有紀氏同年友、四庫館同事的朱珪（1731～1806）為他所撰的墓誌銘與祭文，其中皆明白的指實他與《總目》之間的密切關係。〈墓誌銘〉云：

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為《全書總目》，裒然巨觀，置之七

閣，真本朝大手筆也。（《知足齋文集·卷五》）

〈祭文〉亦云：

生入玉關，總持《四庫》，萬卷提綱，一手編注。（同上，卷六）

此外，郭氏也引用了時代稍後的江藩（1761～1831）、阮元（1764～1849）等人盛讚他撰著《總目》成就的資料，江藩說：

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為出力。……《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公一生精力粹於《提要》一書，又好為稗官小說，而懶而著書，少年間有撰述，今藏於家，是以世無傳者。（《漢學師承記·卷六》）

阮元也認為：

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擘經室三集·卷五·紀文達公集序》）

郭氏復曾取文津閣書二十餘種與《總目》及邵晉涵《分纂稿》互校，從而發現書前提要與《總目》提要皆經紀氏整齊畫一，從中可窺分纂諸儒學術見解者並不多。

以這些較接近同時代的人之言論為依據，再加上透過實際比對原始材料的工夫，郭伯恭不但證明《總目》確為紀氏一手所定，且駁斥李慈銘《總目》分部編纂說之無徵，更認為《四庫全書》原書之「書前提要」亦經紀昀筆削貫一，因此該書確「純屬紀氏一家之言」（註二），重新將《總目》的著作權判

回給紀昀。現代學者張舜徽、來新夏等氏，以及重新編輯、校點紀昀文集的孫致中、吳恩揚等人均持相同的觀點（註三）。一時衆口同聲，《總目》爲紀昀所撰，似有成爲定論之勢。

但近年沈津氏透過對翁方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稿本的詳細研究，發現翁氏實際上「於《總目提要》的編纂中，承擔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貢獻應予重新評價。」（註四）於是，《總目》爲紀昀所撰的說法似乎又再度受到強力的質疑與挑戰。基本上沈氏是採取集體纂述的觀點，認爲：

《提要》並非是紀昀一家之言，也非紀昀一己之意志，而是翁方綱和其它四庫纂修官們的集體創作。當然，纂修官們在館時間的多寡，也決定了他們各人工作能力的發揮。無論如何，從現有的實際材料可以證明，翁方綱作爲在四庫館工作的一員，他所起的具體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同上註，頁127）

沈氏此說雖與李慈銘的說法並不相同，但至少都是認爲《總目》非紀昀一人所著。但在《總目》作者歸屬判定問題上，則採取比李慈銘的「分部編纂說」更謹慎的態度，認爲是館臣們的集體創作。每個人工作的部分與分量並不相同，端視各人在館時間及能力而定。

沈氏之說誠爲有見，但其所謂集體纂述說如何與上述紀昀及其同時人的看法取得協調？因爲後者身處其時，如與紀昀同爲四庫館同僚，曾親身參與《四庫全書》編纂的朱珪，以及積極流佈《總目》于外，且曾有志接續紀昀等人纂修《四庫全書》工作的阮元（註五），他們所言或多或少當有一定根據，不可輕易抹殺。且提要稿集體分纂之事，阮元當日未嘗不知道這個事實，他在序邵晉涵《南江邵氏遺書》時便指出邵氏：「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擘經室二集·卷七》）既然如此，阮元等人爲何仍然承認《總目》爲紀昀所纂修？究是如沈津所云是朱、江、阮等人「過分誇大了個人因素」，「甚至達到神化的程度」（同上註，頁126），或別有隱情？

其實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觀點並非沒有調和之處。平心而論，以一人之力的確不可能在十年左右時間完成如此龐大的工作，因此各提要稿當是由衆人所分纂無疑。而紀昀在其中所從事的應該就是朱珪、阮元所說的：「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總其成」的重要工作。因此，誠如吳哲夫先生所認為的：

紀氏既總樞機杼，以一己之意操縱全部《提要》，故後人以《提要》出紀昀之手，亦理所當然。（註六）

《總目》雖非紀昀一人所撰，然全書既經紀氏本人筆削刪定之後，則當可視之爲「紀氏一家之言」（郭伯恭語）。其中細部的議論雖不可確知是否爲他所有，然其總體的思想與觀點確乎足以代表他個人的學識見解，參諸紀昀其他相關的著作，亦可證明此點。因此以此做爲研究紀氏學術的材料，在方法上及文獻使用上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文本所論述的材料以《總目》爲主，旁及於《文集》及《閱微草堂筆記》中的相關議論。須聲明的是，《總目》在完成之後，仍續有修訂，因而使得版本的情形頗爲紛岐。主要有乾隆年間刻竣的武英殿本及嘉慶年間繙刻的浙江刻本兩個系統，後者爲各地繙刻本的嚆矢，兩種版本頗有差異。據昌彼得先生考證：今傳之武英殿本「雖頗有譌誤，但文筆簡潔，詞藻典麗實勝於浙江刻本，則紀昀所裁定者當係武英殿本，應無疑義。」（註七）既然殿本較接近紀昀當初筆削刪定的原貌，因此在研究紀昀學術時，於徵引《總目》之際，仍當以殿本爲準。

二、論《易》學的性質

1. 聖人因卜筮以示教

紀昀對《易》的性質頗有體會，在《總目》中屢屢提到「《易》本卜筮之書」（〈易類一·周易正義提要〉）、「夫《易》本爲卜筮作」（〈易類六·易漢學提要〉）。但是本爲卜筮而作的文獻如何能成爲儒門的經典，被後世儒生崇爲不刊之聖典？紀昀提出的解釋是：「聖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

（〈易類六·易類案語〉）在〈易類·小序〉中，他對這個觀點做了較全面的闡發：

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就五經總體而言，這些經書的原初性質，《易》不過占卜之書，《詩》不過歌謠、《尚書》與《春秋》則爲歷史記載或檔案，《禮》只是儀節而已，本未必具有許多深刻的意義與豐富的內涵。但聖人卻取來做爲推行教化、治理人民的工具，在其中賦予了許多攸關人倫教化的道理，使人民的日常生活能夠有所遵循、國家的政治秩序能上軌道。所謂「因事以寓教」指的是聖人在宣揚他們教化的理念時，並不訴諸空言，而是運用切合上古人民生活日用之事，於其中寓以教化百姓的道理。《詩》之風謠，《禮》之節文，《尚書》、《春秋》之歷史，以及《易》之卜筮等，皆在古代人類生活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所以聖人就取來做爲覺世牖民的工具。

而就《易》本身而言，由於卜筮特殊的作用與性質，因此天道、神鬼之事乃成爲不可避免者，但紀昀仍認爲「《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歸結仍在人事，並不特別強調天道鬼神之事。其中所明之人事乃「聖人作《易》以垂訓」者，目的在「將使天下萬世無不知所從違」。（〈易類二·讀易詳說提要〉）

然而「聖人因卜筮而設教」的「聖人」何所指？紀昀對這個問題沿襲了傳統《易》學的說法，在〈易類六·日講易經解義提要〉中云：「康熙二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定《易》爲四聖所遞傳，則四聖之道法治法具在於是。」又在〈易類六·周易述提要〉中提到：

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寔遠。中間言象數者又岐爲圖書之說，其書愈衍愈繁，而未必皆四聖之本旨。

傳統《易》學本有「三聖《易》」說，謂伏羲畫八卦，文王重卦，並作《卦辭》、《爻辭》，孔子作《十翼》。《漢書·藝文志》（「人更三聖」）、孔穎達《周易正義·序》（「《易》歷三聖」）主之。東漢經師又提出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說，朱子綜合前人舊說，概括為「人更四聖」，紀昀對這問題的看法就是承襲朱子的見解而來。

綜合上述說法可知，紀昀認為《易經》一書的性質實際上包含兩個基本要素：卜筮之書和聖人設教。前者是《易經》的原初特質及歷史本質，是《易經》一書與其他儒家經典不同之所在，也是該書與其他占卜之書在本質上相類之處。後者則是使《易》一書脫離占卜之書，成為儒家的「經」的重要關鍵，也是《易經》與儒家其他經書在性質上相同之處。紀昀所重視的顯然是後者而非前者。所謂「聖人垂訓」、「因卜筮以示教」（〈易類案語〉）者，莫不強調《易》中所含之聖人垂訓之旨。而原初做為卜筮之書的《易》只不過是聖人取來「覺世牖民」的工具而已，所謂「聖人因卜筮以示教，如是焉止矣」（〈易類六·易類案語〉），對《易》本身來說，就是「用《易》」。（〈易類案語〉）既然對《易》採取實用的、工具的看法，則研習《易》者當重視的就不應只是工具本身，而是工具背後所傳達的道理——「聖人立教牖民之旨」（〈易類二·讀易詳說提要〉）。

2. 易道廣大，無所不包

紀昀對《易》學性質的認識除了上述聖人因卜筮覺世牖民的觀察之外，也注意到了「《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易類·小序〉）的方面。《易》道之所以廣大，乃是因其「包眾理」，所以能夠「事事可通」（〈春秋類·小序〉）。既然《易》包眾理，便涵藏著種種的可能，落實到《易》學研究方面，除了經學傳統內的象數、義理之外，就不可避免地呈現多樣化的發展，紀昀臚列出：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導引、星曆以及六壬、禽遁、風角之屬，甚至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易類·小序〉、《文集·卷八·周易義象合纂序》，頁153）這種情況不但造就了數量驚人的《易》學方面典籍，且也使